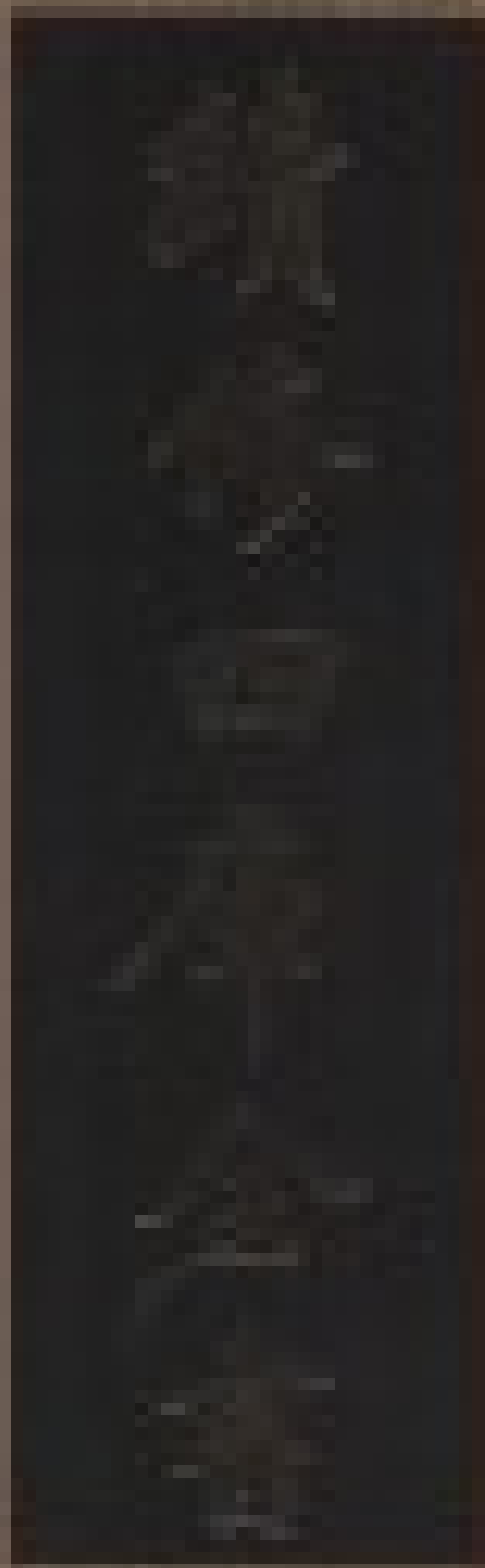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〇九・集部・別集類

魏叔子文集外篇二十二卷 魏叔子日錄三卷 魏叔子詩集八卷（文集外篇卷十三至

詩集卷八）〔清〕魏 禧撰……………一

寶綸堂稿十二卷（卷一至卷九）〔清〕許纘曾撰……………四二三

書後引

余讀古今文每勃然有所觸於中率爾草之篇尾易堂諸子覽而是之而取其成章者錄之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十一

魏叔子文集外篇書後引

第十三卷

書全冲堂卷後

書三嚴崇祀錄後

書思子亭卷後

書周茂蘭血疏後

朱烈母傳書後

書徐華國遺事

書左傳後

書蘓文公高帝後

書蘓文公諫上後

書蘓文公諫下後

書蘓文公明論後

書蘓文公辨姦後

書蘓文公遠慮後

書蘓文定重臣後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十一

書歐陽公狄青劄

後

書季子高宗論後

書丘登甫詩傳後

書伯子示傑傲疏後

書古今長者錄後

商丘宋氏家乘書後

書彭隱君傳後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易堂刻
寧都三魏全集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〇〇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魏叔子文集外篇
魏叔子日錄
魏叔子詩集

二〔清〕魏禧撰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三

書後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書全冲堂卷後

壬子秋禧客吳門病飲世醫紫谷君之藥而愈紫谷姓劉氏名元稷吳中號爲博雅登其堂多法書名畫因瞻其曾祖廉使筆山公像有古大臣威儀吾友徐晟云筆山公以名進士給事中歷官藩臬清慎廉法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者也全冲堂者筆山七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全冲一

一

世祖康民公永樂中扈從北征精岐黃術與館閣諸公游學士臨江金文靖公幼孜顏其堂曰全冲爲之記廬陵曾公繁書其記之末其他贈詩記序不勝數皆名公卿也而禧之鄉先進凡十有一人焉劉歷世皆用醫學顯封大夫培橘公積德厚實啓佑筆山公全冲堂之名益大有聲于吳當筆山未第時文靖公記已失去後宦游滇南過江右得之文靖集中元稷去公又三世文靖書康民公墓誌及徐武功伯有貞爲其九世祖季誠作卷跋皆失元稷偶過裝潢家見

墓誌壁間以宋板本草易歸而武功跋亦于雜書占帖中買得之獨周處士東村爲其六世祖夢橘公寫全冲堂圖失之百年不復得東村唐解元寅師也元稷每以爲恨百方求索而近復不意得之于是全冲堂名蹟自永樂來三百年所世傳歷變革而亡于兵火者至元稷大備嗚呼可謂盛哉禧于是歎元稷孝思之誠若有鬼神相之而劉氏先世之澤爲溪且遠也徐晟又云元稷父維申先生恂恂退讓君子與家君少游庠序交白髻亂至老如一日晟不妄以言許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全冲二

二

蔡九霞曰文以元稷爲主筆山爲綱徐晟爲牽拂純用筋脉提注此最精于法度之文

○書禹航三嚴先生崇祀錄後

禱爲童子即聞天下名士有禹航三嚴年二十足未
出南州既以病臥翠微山中者二十年海內耆舊彫
落殆盡往往不得識面癸卯始游吳越交沈甸華陳
貞倩則人人言給事中嚴公賢

名沆字顯亭

又八年游揚

州而公至乃辱臨禱講布衣之好開誠樂易殆過向
年客沈陳時所稱道已讀三嚴先生崇祀錄乃知公
蓋謬公先生冢子世父則印持叔父則無救兩先生
也嗚呼禱爲童子時聞名字而不得見今得見公又

魏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嚴

三

爲當世賢公卿豈不甚幸因念漢鉤黨之禍起於甘
陵然而亡漢者十常侍之徒非三君俊顧之徒也唐
以下莫不皆然後世不察至謂名士足以亡國夫人
處家必孝友惇篤見稱鄉里其出也清言正論風節
著於朝廷然後謂之名士故或以爲無救於亂亡則
有之而顧謂其亡國亡國不罪小人而罪君子則人
幾何不相率爲小人也三先生以文章倡海內而篤
行誼兄弟孝友無間身沒論定先後祀學宮可謂盛
矣今夫忠臣孝子貞夫義士名之最美者也孟子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天下不患好名特患其
好名之不甚好名甚則必將勉爲君子而惡爲小人
禱交杭士最多率彬彬然由文章進于德義以孝友
著稱者不獨在嚴氏也謂非三先生遺風所興起其
誰然與

魏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嚴二

四

曹秋岳先生曰宋末多議論少成功而論者
至以亡宋咎諸道學試問諸儒中秉政者誰
人誤國者何事乎耳食臆談謬妄至此夫責
備賢者固自有道必先正小人亡國之罪而
後咎君子之不能救若徒深文以罪君子則
小人之罪反有辭以自解嚴于君子而寬于
小人豈天下之福乎叔子此文當與續續朋
黨論參看然如此論名士又令啖名客喪然
自失不減子路甕相之令矣
孫無言曰氣寬和而不迫辭巉峭而有制在
廬陵臨川之間

○○書計甫草思子亭卷後

甫草客揚州將歸予過之爲連床語其表弟董方南
出示所作宣城林氏雙烈傳書後附載宋旣庭氏女
景昭年十三夫死守貞居小樓十年不下微聞親戚
有欲奪其志者輒不食凡二十日嘔血至盡死予驚
問外郎女之夫何名曰吳中所謂計孺子準者也然
則予嘗見之汪戶部稿中思子亭記甚愛其文而惜
其苛於禮甫草乃持一卷授予悲且嘆曰在是矣予
覽諸君子折衷情禮論旣備迺嘆若孺子者固宜有
魏叔子文集後卷十三書計甫五

宋女之爲之妻也孺子幼慧能文章獨好儒先之學
程純公次子邵公生五歲而夭公誌其墓幾于生知
之聖然則世人所間出抑固有然與天下之害生于
不及情不生於過情臣不忠子不孝兄弟夫婦朋友
不終離群匹失喪反巡其故鄉求如大鳥獸之翔回
踰躡燕雀啁噍之頃有不可得者嗚呼五常賣亂禮
義乖離則豈過於情者之所致乎海內耆舊彫喪過
半後起寥閭無人則吾將安望故苟其賢且才雖胡
越之子猶將生而愛之死而悲之而况於其子甫草

久而不忘且爲亭旌其悲誰曰不宜雖然甫草於夫
人之子之賢且才者身力所及爲必長養而成就之
使終有立則計孺子其終未死也矣

嚴顯亭先生曰天下之害生於不及情不生
于過情語似偏至却極中正至以貞女起而
以甫草成人之子結命意立格最高非行墨
間文字

程穆倩曰悲慨處極沈鬱頓挫之致

魏叔子文集後卷十三書計甫

上

○○○書周茂蘭血疏後

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諱周忠介。以下得賜贈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為殺吾

諱順

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仇人未

伏。其事茂蘭終不可以為人立。聖人之世。於是草疏

發二人奸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舉

一鷺以灰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禧盥手

正襟誦茂蘭血疏。歎古今為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

歎冤於君。則在白其父之冤。冤於奸人。則在誅其父

魏叔子文集後卷十三血疏一七

之仇。父冤雖白而仇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

人所以重報仇之義也。禧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

義有所不顧。獨班固載於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

楚之日。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灰戮其厥。以臨祭

於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

為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

仇其君而不仇其奸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孝

子者也。吾故曰。為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

冤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為足當。茂蘭刺

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諱希孟。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迹淋漓紙上。瞿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卽位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於是夏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萼。皆守義執節。不媿其父。禧竝得與爰。而先生行尤高云。

金孝章曰。他人只贊子佩之孝。而不能言其所以孝。得此酒發。使千古大義昭然。於子佩又開一生

魏叔子文集後卷十三血疏二八

面矣。文之貴識如此。

徐禎起曰。文筆如屈鐵畫沙。勁利異常。

○宋烈母傳書後

甲申乙酉之變婦死其夫子死其父者不可勝紀而以婦人從容就義于吳門又得一人蓋宋子實穎之母夫人姓葉氏以名族歸子堅先生嫺于內則爲子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度乙酉閏六月薙髮令下太湖中有起者城內外火光燭天實穎與父謀出避兵夫人正色言曰出走者汝輩事爾吾婦人去將安之昔伯姬不避火春秋美之火且不得避况兵乎于是實穎奉父出而夫人閉戶坐達曙俄聞有兵持刃觸門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宋烈一

本

者門未啓夫人遽呼季子實方如雪娥實穎婦朱氏叩牽袂奮身赴井死矣時仲子實栗年十七號泣井傍曰母死兒何心獨生須臾亦赴井死嗚呼不自愛死以愛其身臨難決絕情不反顧者婦人之義也顧母同夫子出走其得免于難未可知卽兵入嚼齒大罵死夫豈不烈而夫人皆有所不肯爲蓋嘗觀古今變難之來士大夫非盡輕廉節樂去故而就新也死生之際少濡忍不卽因循還次遂迫于和害易其初心和比如有然夫人懷必死之志以爲可以得生身

他在于不辱而其事危不可諱夫死之權操于我則天不得而奪之而况于人乎此夫人之烈所爲加人一等也兵既去實穎負母及實栗屍從井中出顏色如生而實方與妹及實穎婦俱植立井中竟日不死是豈所謂天命者與越二十五年而實穎有貞女景昭以死殉夫蓋亦漸被夫人之遺教而自奮于義與實穎宇旣庭年未三十名重天下與禧交善旣旣中書不就而讓其同年某云至今述其事嘗流涕于子秋敬書此於姜行人垓傳後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宋烈二

十

尤展成曰洗發烈母處至論不刊與泛稱節烈者不同文之段落亦古
繆念齋曰余少聞太師母懿行奇烈足方古烈女
丁酉間直指李公以輿論將上其事忽被讒去至今盛典闕然得叔子此文表章之草野董狐未必不勝于華衮也

○書徐華國遺事

吳江徐君華國，居雪灘，宋王份臘巷遺址也。地多丘墓，有沈氏墳屋三間，無居人，而多懸棺。華國常夜歸，聞屋中荷荷聲大呼而入，則一男子轉側地下，土塞口鼻，中舉燭細視，爲某道士掖而送其家。久之乃寤。華國外父吳敏菴常持無鬼論，華國曰：何必無鬼？但我神力強，能無懼耳。至是人益信其言，然猶是人也。或魅而昏，或直入大呼，奪人於鬼之室而活，其效語曰：邪不勝正，弱不勝強。當華國大呼時，鬼安在乎？則魏叔子文集後卷十三 徐華國 土

謂之無鬼可也。初雪灘多草樹，人祈病送，芻狗者恆於其地，有莫鱸鄉。名且脩吳江縣誌爲世所推者以文名，正嘉間好詭戲，常於白布裯畫鬼面，乘暝入林中，倒著之人，至輒出走而前，却見者大駭，悉棄羹飯去。天下事久假而真，類如是耶？華國名元瑛，性剛直，力舉三四而斤，好輯先儒語錄，工趙文敏書，子崧善詩，以風雅名當時，余益與交云。

王玠右日記鬼俗事最須古雅，此於古雅中更得生致，有寸長退之遺意。

書左傳後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遠匹夫，弗能淪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于難，故驕且肆，必敗。敏則有功，勤則不匱，故隋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君子不以咄咄爲仁，不以訖訖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敗。賦困則鬪，民困則畔，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

魏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左傳一

土

毒多藏，厚亡，故倍斂，鬻貨必敗。治國如治病，然而用小人是飲鴆酒以攻疾也，故退賢進不肖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有相，故慢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綱紀不立則其敗也如崩土而不可維。

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

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故桶而不止必敗蠶蠶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故不動小物惕近必敗厝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

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

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疎必敗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故翳賢德蔑強大必敗二人欲爭則

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

君子瘠己以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

魏叔子文集後卷十三左傳二 十一

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姓必敗天道

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

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

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

松柏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仆焉蘿施其

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

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入心之不同如面焉

立于劇駭揅其過續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

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

則必興

溫伯芳曰包括一部左傳成敗之故具變換于分

門排戶之中如武侯八門陣法大陣之中包小陣

此極奇極劍之文在古人所未見

魏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左傳三

十四

書蘇文公高帝後

吾嘗讀蘇洵辨奸深服其智而惜其不幸不見用於時及觀權書高帝一篇則幸其不用其不幸而再害將與安石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鑿智之害與陰賊險狠同趣洵論高帝鑿已甚矣其言曰安劉氏者必勃是時劉氏既安又將誰安蓋帝知有呂氏之禍也昔者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受顧命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當時海內又安康王立四方無虞彼其艱難者安在耶夫君崩而嗣子幼則天

魏叔子文集

後卷十三

高帝一

十五

下將有意外之患故必屬諸大臣以鎮撫之高帝在位十二年反者九起瀕死而黥布陳豨作亂其欲屬大臣以安劉氏情也豈必知呂氏哉洵既鑿其私智欲附會以苟成其說則不得不推其不去呂氏之故于將相大臣呂氏留而亂作則不得不推其欲損呂氏之權於斬樊噲且夫噲忠烈鴻門譙羽非諸將所敢望其諫處咸陽宮及排闥涕泣雖良平何參有不能噲不阿帝於生則必不叛帝於死其不肯阿后以危劉氏明矣而洵顧以椎埋屠狗斥之孟子曰此之

謂失其本心洵之謂矣且洵又曰帝意百歲后將相大臣有武庚祿父而無以制之家有主母則豪奴悍

婢不敢與弱子抗故留呂氏以待嗣子之壯吾不知

洵所謂豪奴悍婢者何人也信越布豨帝既生而誅

夷當時存者何參平勃陵嬰諸人耳非有梟桀難制

內握重兵外據大國者也坐城市而憂猛虎乃先飲

鳩食董以倖虎之斃吾見虎未至而身先死矣宋明

帝時后兄王景文忠貞帝倚任之既慮晏駕後后臨

朝景文有異圖遂遣使賜藥死顧以褚淵受顧命蕭

魏叔子文集

後卷十三

高帝二

又十五

道成為右衛將軍後世人士欲為子孫計而以不可知之故橫生疑忌賊殺親臣以亡其國者則皆洵之智也洵賢者工於文智足以文其辨其害於人心尤甚故吾惡之吾非惡智惡其鑿也洵論子貢魯可存齊可無亂吳可無滅嗚呼其智若此吾蓋惜之矣丘邦士曰老泉論之謬不駁自明然如此文說出許多當國大本領論人大頭腦來則此駁大有關係為世間所不可少之文王善伯曰高帝不去呂后自是人家常事北魏之

俗何可訓也可笑後人處處要想出古人權術此
皆不達人情不識時務之人其實喜用權術者亦
只用一二而已英雄末節恒多衰耗卽其身家子
孫亦有付之無可如何者何曾步步設計事事合
着勞後人揣摩奉承乎此篇正論固足以修慝而
辨惑也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高帝三

十本

○○○書蘓文公諫上後

蘓子曰諫亦有術焉用諫之道通於游說說之術可
爲諫法者五一日理論一日勢禁一日利誘一日激
怒一日隱諷魏子曰術之中尤有術焉得其術則五
術皆濟失其術則五術可至殺身夫用術者亦在審
其機而已機之所伏不在理不在勢不在利不在激
不在隱機之所發可以諭可以禁可以誘可以怒可
以諷夫所謂機者何也機先則失疾機後則失遲機
顯則失盡機微則失晦疾則罔遲則誤盡則厲晦則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諫上一

末

忽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莊周曰庖丁之
解牛也披卻導窾則砉然迎刃而解是所謂得其機
者也五術未用先用其機機有在於五術之中有出
於五術之外日理曰勢曰利曰激曰隱術也孰當論
孰當禁孰當誘孰當怒孰當諷則術之術也或可偏
舉或可並進或可終守或可更端此所謂在五者之
中主好色我不諫其色主好貨我不諫其貨主好刑
我不諫其刑主好勇我不諫其勇時其起居飲食伺
其嬉游燕寢而引之於善若無意於入焉而無所不

入主好色吾與其色主好貨吾與其貨主好刑吾與其刑主好勇吾與其勇吾入得其歡心則可以惟吾之所爲此所謂出五者之外也古之讒人其言無不聽用非有奇術也得其機而用之故譽人而不居其功殺人而不任其罪是故諫之道通於說則十可得九諫之術合於讒則百舉而百有功語曰抱薪救火夫火可救火水可濟水顧其術何如耳

全部國策只一機字可了故同一說也今日不效而明日效此人從而彼人不從乃知縱橫家非有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諫上二

七

硬法可學全在心細手敏處得力耳讀老泉諫論

因及此 自記

丘邦士曰立論之精似偏極正似通極確於諫說

一道韓非子爲原病蘊老泉爲開方令裕齋復爲

鑑肌切脉之術無遺義矣

弟和公曰勢險節短峭利可畏中具有變化之筆

〇〇書蘊文公諫下後

人君苟樂聞其過不刑不賞天下之人樂就之况誘之於前而驅之於後乎進諫則不然雖有奇術不能必聽雖有至道不能必行以余之機行蘊子之術而又不得則雖聖人無如之何且夫說易而諫難說之爲說多動於利害而諫常爭以理理非賢者不能信而利害者愚不肖所共明且吾誠說其人一事從吾說吾無求矣吾立人之朝而思諫其君雖多至千百事皆不可以嘿嘿而與爲苟且吾則以爲百諫而百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諫下一

太

從非格心之臣必不能也古之善格君心者莫如伊

尹周公太甲不義伊尹放之於桐悔過遷善三年而

後歸於亳周公負屨以佐成王自六卿九牧內至綴

衣小臣非公之所取則不得侍於天子向使伊尹不

得放君而周公無權則雖欲使太甲成王遷而之善

亦未可以必得吾觀三叔流言周公居東而作鴟鴞

之詩書曰王亦未敢誦公則成王蓋甚有畏於公成

王雖畏公而亦未始不有疑於公嗚呼周公之於此

蓋其岌岌矣乎孔子相魯三月卒不得志於季氏呂

邑無道霍光廢之而立孝宣夫得其權則伊尹之事再見於霍光不得其權則孔子不能爲周公嗚呼誰謂孔子而不能於光耶

丘邦士曰前篇欲諫之行則推諫之術下至於讒然後盡此篇嘆諫之難行則上至格心尤藉權勢皆獨到切至之論文亦老泉所謂淳健簡直者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諫下二

九

書蘓文公明論後

惜哉蘓子之明何其小也日月不矜小不明故其明大雷霆不襲用其威則無所不威聖人之明如此而已書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夫共工驩兜以比周而並誅此二子皆有過人之才而官與族又甚大意當時從而比周者必不止於二子後世黨人之禍株連動至千百以謂不取而盡殺之則其黨必不止乃舜自誅二子外不聞復有所誅責孔子曰舜其大知也歟正其大不正則小不正者自正此所以爲日月雷霆之明威歟蘓子言不及此區區舉阿卽墨之事且欲以一知而欺天下之十天下窺吾之所不知將并吾所知者亦遂疑之而不疑惜夫蘓子之不善全其說也旣而讀辯姦一篇噫蘓子之明不小

丘邦士曰推黨禍處無中生有酷類蘓氏之文然立論之旨絕正絕大不獨勝於蘓氏竟足以助儒先所不及